

“档案医生”赵建国

已故著名外科专家张应天的弟子点赞师弟“档案医生”赵建国

“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与老师一脉相承”

文/武汉晚报记者刘璇 通讯员谢沛霖 喻钢 譙玲玲 图/武汉晚报记者周迪

连日来，武汉晚报关于“档案医生”赵建国的报道，引起各方称赞。作为已故著名外科专家张应天教授的弟子，同门师兄们也在关注这位师弟，在大家的眼里，赵建国的医术医德，都是对老师精神的传承。

把对职业的敬畏转化成对病人的极致负责

当年，彭开勤在武汉市第六医院当院长时，赵建国还是临床一线普通医生。

“他很优秀！”说起这个下属兼师弟，彭开勤印象最深的就是赵建国的敬业和敬业。作为医院派出去学习腹腔镜的第一批医生，赵建国不仅自己熟练掌握了技术，他还把团队中每一个人需要掌握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回来后悉数传授给大家。

当年，普外科要细分专业，医院安排赵建国从事甲乳外科方向。跟大外科相比，这是个小方向，赵建国没有一句怨言，欣然接受。甲乳外科初建，每天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一年365天，天天查房，周末和逢年过节也不例外。

甲乳外科大多是女病人，对手术伤口的美化要求很高，赵建国动脑筋肯钻研，摸索出了一整套伤口保护法，“这些办法很多是工作了多年的外科医生都没想到的。”

在彭开勤眼里，赵建国具备一个医生最优秀的品质：不为名利所诱，耐得住寂寞做科研，沉下心来搞临床。对待病人一丝不苟，把骨子里对医生职业的敬畏与崇尚，转化为对工作的极致负责和对病人的热忱。

把患者装在心中，与老师如出一辙

“赵建国的行为绝非偶然。”离开武汉已经20年，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张彤与赵建国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提起这个师弟，他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在张彤看来，赵建国对待病人极致负责的态度，与老师张应天教授如出一辙。

张彤至今仍清楚的记得老师给他上的“第一课”，那是他第一次跟着张应天教授查房。

“这位患者谁管床？”张应天突然发问。“我管！”张彤站了出来。“你知道这个医生姓什么吗？”被张应天问到的患者答不上来。张应天当即沉下脸对张彤说，当医生不能只从病历资料了解病



手术中的赵建国

情，还应该到患者床边询问和查体，这样才能掌握到病情的第一手资料。

“赵建国在细节上的极致要求，查房时的认真负责，把病人就医体验当头等大事，毫无保留地公开秘笈带教新医生，种种行为都是对老师精神的传承。”在张彤看来，赵建国真正把老师的话刻在了心里，落实在了行动中。

看似不起眼举动，需付出大量时间和心血

这几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胰腺外科主任陶京一直在关注师弟赵建国的报道。“他就是个做实事的人，从来不玩虚的。”尽管只在医院一起呆过5年，但陶京跟赵建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陶京说，在赵建国的身上，可以看到老师张应天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将病人放在心上的医者仁心。

谈及赵建国坚持10年为890个乳腺癌患者建专属档案，陶京直言“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同为外科医生，陶京知道临床医生每天的工作有多忙，将厚厚的资料整理归档，从中提炼出核心信息做成专属档案，看似不起眼，其实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乳腺癌档案’对于医生和病人而言，均意义重大。”陶京解释，与其他肿瘤不同，乳腺癌病人经过规范化的治疗后，相当一部分人可以长期存活。其间，她们需要不断复诊，这份档案可以给接诊医生提供简便可靠的信息，方便对患者进行精准治疗。

“赵建国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在医疗技术上不断精进，俯身弯腰对一手

资料的收集归纳，他的这些做法，正是张应天教授精神的精髓。”陶京清楚的记得老师曾经说过，临床观察非常重要，没有播种，怎么收获？这一份份乳腺癌档案，就是赵建国播下的种子，他收获的是患者的信任和临床的好疗效。

一次手术，患者就被圈了粉

在同门师兄中，武汉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邵永胜跟赵建国同事的时间最久。在他的印象中，这个比自己小3岁的师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病人非常细心，爱钻研、重细节。

10多年前，邵永胜和赵建国同在普外科共事。一位老病友因甲状腺长肿块找邵永胜看病，他推荐了赵建国。甲状腺长肿块，多是甲状腺结节或肿瘤，拿着患者的检查单，异常的血钙浓度指标引起了赵建国的警惕。他反复推敲，最终确定是甲状旁腺瘤，术中证实了他的判断。

邵永胜说，甲状旁腺瘤放到现在并不难诊断，但在当时并不多见，这位患者是赵建国诊断的第一例甲状旁腺瘤。当时，他组织全科室的医生一起查找并学习国内外有关甲状旁腺瘤的资料，严格按照治疗流程进行处理，患者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邵永胜笑言，之后这位病友就成了赵建国的“铁粉”，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凡是外科方面的疾病，他一律介绍给赵建国。

对话赵建国

患者需要手术疗效和就医体验并重

记者：连日来众多读者网友给你点赞，夸你为患者做到了极致，对此你怎么看？

赵建国：患者来找医生开刀，不是为了欣赏医生的手术技巧，而是为了切实看到疗效，有好的就医体验。只有两者并重，患者才会说“这个医生手术做得好”。

记者：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建档案、立“军规”？

赵建国：在传统观念中，做手术就是痛苦的、难受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轻患者的痛苦。不管是给患者建“乳腺癌档案”，还给科室立“军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疗效，给患者带来更好的就医体验。这些细节是考量一个医生究竟是站在自己的技术上看问题，还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为他们着想。

当然，前提是这个医生的技术一定要过硬，否则一切白搭。

记者：你一直提倡用工匠精神来做手术，你是怎么理解“匠心”的？

赵建国：临床上患者提出的问题，很多在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答案。患者来求助医生，医生不应该轻率地说“没有办法”，而是应该去思考、去探索、去努力，想办法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思考还有没有改进的空间。肯定有些问题是努力了也无能为力的，但这是一种态度，取决于医生是否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患者的身上，“工匠精神”的核心就是注重细节。

新的播火者

肖畅

不懈钻研，以工匠精神对待每一次手术，这些点点滴滴的表现，都曾来自于老师的言传身教。这场医学师承之中，那些抽象的医学知识，冰冷的医疗技术，都化作老师每一次耳提面命之中所传递的精神、态度，每一堂课都成为对“医者仁心”的近距离感受，使他对一个医生何以为医生有了深刻的理解，能够

产生内心深处的强烈认同。

老师的精神代际相传，赵建国又成为新的播火者。在赵建国的职业生涯中，他把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将病人放在心上的医者仁心化作最彻底的行动，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赵建国对精准医疗做到了极致，对细节要求近乎苛刻，对科室所定下的“军规”从不打折扣，同事的眼中，他是

一个极致负责的医者榜样，如同一个标杆，使周围的人看到一个医生所能达到的职业高度，并渴望追求这样的高度。

一个职业，一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精神传承，它使我们的思考、探索和努力，都汇入一个更长的精神谱系之中，凝结为更悠久的传统，使美好的精神代代相传，永不沉没。